

获诺贝尔文学奖作家丛书



HUO NUOBEIER
WENXUEJIANG
ZUOJIACONGSHU

老虎！老虎！

〔英〕吉卜林

（1907年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

文美惠等译

漓江出版社

获诺贝尔文学奖作家丛书

第三辑

老虎! 老虎!

〔英国〕 吉卜林

(1907年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

文美惠等译

漓江出版社

• 获诺贝尔文学奖作家丛书 •

老虎！老虎！

〔英〕吉卜林 著

文美惠等译

*

漓江出版社出版

（广西桂林市铁西小区）

广西新华书店发行 广西民族印刷厂印刷

*

开本 850×1168 1/32 印张 18.5 插页 5 字数 414900

1988年1月第1版 1988年1月第1次印刷

印 数：1—149600 册（内精装600册）

ISBN 7-5407-0224-9

定价：平装 4.30元

I·177

精装 6.30元

· 译本前言 ·

想象新颖、风格雄浑的叙事大师

——评吉卜林的短篇小说

文 美 惠

罗德亚德·吉卜林是现代英国文学史上享有盛名的重要作家。我们常常听到他的名字，但是由于他的作品翻译介绍过来的还不多，因此这位大作家对中国读者来说还是相当陌生的。

十九世纪末叶，英国文坛宿将先后离开了人世，人们纷纷感叹英国文学正在走下坡路，并且考虑，有谁能接替萨克雷、狄更斯和爱略特的位置？正在这时，二十四岁的吉卜林从印度回到了英国。用他充满浪漫情调的东方题材作品，以他独有的雄浑、粗犷的男子汉气概，闯进了弥漫着“世纪末”颓废情调的伦敦沙龙和俱乐部。他的诗歌和小说，使厌倦了维多利亚时期老一套作品的读者为之耳目一新。不到一年时间，吉卜林便

· 译本前言 ·

在伦敦文坛崭露头角。他被人们称为“狄更斯的继承人”，被誉为“英国的巴尔扎克”。吉卜林一生共创作了八部诗集，四部长篇小说，二十一部短篇小说集和历史故事集，以及大量散文、杂感、随笔、游记、回忆录等。他以他的勤奋劳动博得了广大读者的热爱，他的新作常常成为人们谈论的题目，他的诗句常常被人们引用和吟诵，而他为儿童写作的故事更博得了无数青少年和儿童们的喜爱。美国著名作家马克·吐温曾经热情洋溢地赞美吉卜林的作品说，“我了解吉卜林的书……它们对于我从来不会变得苍白，它们保持着缤纷的色彩；它们永远是新鲜的。”

在吉卜林的创作中最为杰出的是他的短篇小说。他擅长用雄浑粗犷的白描手法向读者展示遥远而神秘的东方世界：不仅呈现出充满浪漫异国情调的城镇乡村、森林原野，而且揭示了存在于这块美丽的土地上的令人震惊的严酷现实：奴役、战争、屠杀、灾荒、饥馑、宗教迷信、落后习俗……。吉卜林还用他充满魅力的笔调，描写出了生活在这片土地上的形形色色的人物，从英国殖民社会的白人军官，到被人称作“汤米”的下级士兵和终日辛劳的英国小职员；从天真的印度姑娘、到处流浪的土著水手，到城市里的骗子、“占星家”和神庙里的祭司。他笔下的那些“小人物”的欢乐和悲哀、追求和幻灭写得那么真实动人，以致于在读者心中留下了难以磨灭的印象。

1907年，吉卜林由于其“观察的能力、新颖的想象、雄浑的思想和杰出的叙事才能”而获得当年颁发的诺贝尔文学奖。

罗德亚德·吉卜林于一八六五年生于印度孟买。他父亲洛克伍德出生在英国约克郡的一位牧师家里，起初在英国中部一

家建筑公司担任雕塑设计师，1865年赴印度孟买担任孟买艺术学校教师，后来在拉合尔任艺术学校校长和博物馆长。

吉卜林长到六岁，被父母送回英国受教育，寄养在一位退休的海军军官家里。吉卜林受到这家主妇的虐待，在心灵上留下深刻的伤痕，他曾把这段生活经历写进短篇小说《咩咩黑羊》里。吉卜林十二岁时进入德文郡的联合服务学院学习。这是一所培养贫寒的海外军人子弟的中学。他在这里受到严格的纪律训练，也遭到高年级学生的欺侮。后来他和两个同学结下了亲密的友谊，一块儿淘气，捉弄老师和低年级学生。这段生活成为他日后创作学生生活题材的小说集《斯托凯公司》的素材。

吉卜林很早就爱好文学，写了一些诗歌。一八八一年，他的母亲把他写的诗歌收集起来，在拉合尔为他自费出版诗集《学童的抒情诗》，一共印了五十册。他的中学校长普赖斯是吉卜林父母的老友，发现吉卜林有文学才能，便委托他编辑校刊。吉卜林在校刊上发表了一些诗歌。

一八八二年九月，吉卜林中学毕业，离开英国，回到印度。父亲无力供他上大学深造，便给他在拉合尔找了份工作，担任拉合尔市《军民报》副编辑。编辑工作是辛劳而且繁忙的，但是吉卜林通过采访和编辑工作，大大锻炼了自己的观察和写作能力，积累了丰富的生活经验。他经常到印度各地进行采访，接触到社会各阶层人物。他尤其熟悉和同情下层劳动人民和驻印度的英国士兵。

一八八四年九月，吉卜林在《军民报》上发表了他的第一个短篇《百愁门》，从此他不断发表诗歌和短篇小说。一八八六年，他把在《军民报》上刊载的诗歌汇集起来，出版了诗集

《机关打油诗》。一八八七年，他来到阿拉哈巴德，担任《阿拉哈巴德先锋报》的编辑，并负责为这家报纸出版两种周刊。

一八八八年，吉卜林的第一部短篇小说集《山的故事》出版，受到赞扬。同年，他的六个短篇小说集：《三个士兵》、《盖茨皮一家的故事》、《黑与白》、《在喜马拉雅杉树下》、《人力车怪影》、《小威利·温基》以“印度铁路丛书”小册子的形式出版。这些作品流传甚广，后来在英国再版，给作者带来了声誉。

一八八九年，吉卜林辞去职务，告别父母，用卖稿收入作了一次长途旅行，经过仰光、新加坡、香港、横滨、旧金山、纽约，到达英国的利物浦。他一踏上英国土地，便发现自己在英国颇有点名气，已经是个引人注目的文坛新秀了。他的作品受到伦敦各大文学杂志的赞扬，就连曾经认为他的小说《野兽的烙印》给人“留下了极不愉快的印象”的著名评论家安德鲁·兰也改变了看法，为他的作品写序，并把这位年轻的作家引进伦敦著名文人荟萃的“萨维尔俱乐部”。一年后，吉卜林便被正式接纳进了这个俱乐部。

一八九一年，吉卜林出版了他的第一部长篇小说《消失的光芒》，同年，他的著名短篇小说集《生命的阻力》同时在纽约和伦敦两地出版。著名女作家奥利芬特夫人盛赞这部小说集的“坦率、大胆”，并且认为吉卜林“在短篇小说方面是无与伦比的”。

一八九二年，吉卜林和美国女子卡罗琳·贝利斯蒂尔结婚，婚后定居于美国弗蒙特。在婚后的幸福宁静生活里，吉卜林创作了大量重要作品，如诗集《营房歌谣》（1892）、短篇小说集《许多发明》、冒险小说《大宝石》（1893，与妻兄沃

尔科特·贝利斯蒂尔合写)和以丛林动物为主人公的著名作品《丛林之书》(1894)、《丛林之书续篇》(1895)等。

一八九六年,吉卜林和内弟发生争吵,闹上了法庭,宁静的生活被破坏了。吉卜林带着一家离开美国,回到英国,在托尔奎住下。同年,他的诗集《七海》出版。一八九七年是英国维多利亚女王登基六十周年,在一片欢庆声中,吉卜林在《泰晤士报》发表了《礼拜终场赞美诗》,告诫人们不要被胜利冲昏头脑,忘记了自己应尽的职责;要记取失败的教训,努力维护帝国的荣誉。这首诗表现了吉卜林维护大英帝国利益的立场。

在这时期,吉卜林写出了一个小生惯养的男孩子坠海遇救,在渔船上受到锻炼的小说《勇敢的船长》(1897),还有回忆中学生活的短篇小说集《斯托凯公司》(1899),随笔集《从海到海》(1899),以及短篇小说集《日常的工作》(1898)。在《日常的工作》里,吉卜林开始显示了他对机器和技术的特殊兴趣。小说集中不但有以工程师为主人公的作品,还出现了以机车和轮船为主人公的作品。亨利·詹姆斯在一封给朋友的信(1897年12月25日)里对此表示了失望和不满:“在他(按:指吉卜林)的早期,我曾认为他或许能发展成为英国的巴尔扎克;然而,他逐步地由单纯的题材降低到了更为单纯的题材——从印度的盎格鲁人到印度土著,从印度土著到‘汤米’们,从‘汤米’们到哺乳动物,从哺乳动物到鱼类,又从鱼类到了机器和螺丝钉,于是我也就放弃了这种期望。”^①

一八九九年一月,吉卜林作为知名作家再次赴纽约访问。

^① 转引自诺曼·佩奇编:《吉卜林指南》,麦克米伦出版公司,伦敦,1984年版,49页。

吉卜林和大女儿不幸在美国患病，他的病情急骤恶化，引起了世界各地的关注，各大报纸每天在头版报道他的病情。三月，吉卜林转危为安，但他的女儿约瑟芬却不治身亡。当年六月，吉卜林回到英国，接受了加拿大麦基尔大学的荣誉博士学位，但是当英王派人向他提出封他为爵士的建议时，他却婉言谢绝。

一八九九年，英布战争爆发^①。吉卜林积极支持政府的扩张政策，亲自到南非视察，为军报《朋友报》撰稿，进行募捐和慰劳伤员的活动。这使他在读者中声誉大大下降。一九〇二年，他退居到苏塞克斯郡乡间，不再进行公开的政治活动，但仍持保守的政治立场。

一九〇一年，吉卜林的著名长篇小说《基姆》出版，这是他最后一部以印度为题材的作品。在这部作品里，吉卜林又回到了他童年时期所熟悉的印度。小说以爱尔兰孤儿基姆伴随一位西藏喇嘛在印度漫游，并且参加英国军队的间谍活动为中心。这部小说被批评家们公认为是吉卜林最出色的长篇小说，然而有的评论家认为小说里描写的间谍的秘密活动并不成功，破坏了“流浪汉小说”的主线。这段时期吉卜林还创作了令人难忘的优秀童话《供儿童阅读的平常故事》(1902)，G·K·切斯特顿认为，“它们不象是在现代的炉旁讲给孩子们听的童话，而象是在世界的清晨讲给成人听的童话。”此外，吉卜林还创作了两部短篇小说集：《交通与发明》(1904)、《作用与反作用》(1909)，一部诗集《五国》(1903)，以及两部历史故事集《普克山的帕克》(1906)、《奖赏和仙女》(1910)等。

^① 英布战争，也叫布尔战争或南非战争。是英国对南非布尔人的战争，布尔人战败，于1902年媾和，英国吞并德兰士瓦和奥兰治。

一九〇七年，吉卜林获得了诺贝尔文学奖。他是获得这种荣誉的第一位英国作家。荣誉接踵而至。同年，他还获得了英国达勒大学、牛津大学和剑桥大学的荣誉博士学位。

一九一四年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吉卜林积极参加了战时宣传活动。他主动把儿子送进“爱尔兰卫队”。一九一五年八月他的儿子随部队赴法国前线作战，不幸负伤失踪，从此杳无下落，这给了吉卜林极大的打击。

由于丧子之痛和疾病缠身，吉卜林晚年的作品有不少涉及战争创伤、病态心理和疯狂、死亡的内容。这一时期的作品有短篇小说集《各种各样的人》（1917）、《借方和贷方》（1926）、《限期和展期》（1932）等，他还为了纪念死去的儿子，写了《大战中的爱尔兰卫队》（1923）。吉卜林在晚年写了一部回忆录《关于我自己》，这部书是在他死后出版的。

一九三五年十二月三十日，吉卜林这位德高望重的作家在家里安静地度过了自己的七十诞辰。出乎他的意料，他收到了世界各地的大量贺电和贺信，其中包括英国国王的亲笔贺信，也包括许多普通人写来向他表示景仰之情的信件。

一九三六年一月，吉卜林在去探望女儿女婿时突然发病，医治无效，于一月十八日清晨去世。他的骨灰被隆重地安葬在威斯敏斯特寺的诗人角，在狄更斯、哈代这两位伟大作家的墓地旁边。

在吉卜林的作品里，最吸引人的是他早期创作的以印度生活为题材的短篇小说。

比吉卜林年长的英国作家斯蒂文生和哈葛德都曾以描写充满异国情调的海外冒险故事见长。哈葛德笔下非洲所罗门王的

宝藏，斯蒂文生笔下海盜埋在小岛上的珍宝都曾经吸引过无数向往冒险生活的读者。吉卜林笔下那些描写印度生活的作品，一方面用神奇浪漫的色彩揭示了东方古国印度的新鲜而陌生的生活习俗、当地风光，另一方面，又用充满严峻的现实主义的批判笔调，揭示了印度殖民地人民的苦难，这和哈葛德及斯蒂文生以冒险为主的风格是有相当大的区别的。

在吉卜林笔下，古老的印度并不仅是征服者王冠上一颗最灿烂的宝石。这片富饶美丽，有悠久文明历史的古老土地，已经由于经年不息的战火和征服者贪婪的掠夺而变得满目疮痍、多灾多难，成了一个贫穷落后，饱受酷热干旱之苦，到处是瘟疫和饥馑的地方。

在吉卜林用简洁的新闻报道笔法写下的短篇《小托布拉》里，孤儿托布拉把相依为命的瞎妹妹推进井里淹死，因为他们讨不到吃的，“死总比挨饿好。”小托布拉这句话表现了饥饿的印度人民深刻的悲哀和绝望。在城市贫民窟里，同样的绝望情绪笼罩着无路可走的穷人。在《在苏德胡的公寓里》，一个自称是“占星家”的骗子，利用现代文明的工具——电报——去诈取急于知道远方儿子消息的老人的钱财。在这座公寓里，人们已经陷入愚昧和麻木不仁的状态，虽说他们知道老人受骗，却无人出来揭穿骗局。吉卜林十分准确地表现出了这个殖民城市下层社会的人们所处的精神困境。

吉卜林是一个善于讲故事的作家，他讲述的印度故事新奇浪漫，闻所未闻，充满了爱情、复仇、凶杀和死亡。《死心眼儿的水手头目帕姆别》，讲的是受到醉汉侮辱的水手头目，为何放弃了工作和妻儿，锲而不舍地漫游世界，追踪曾经侮辱他的火夫。多年以后，他们终于在异国重逢了。早已忘却往事的火夫

象见到久别重逢的老朋友那样拥抱身患重病的水手帕姆别，帕姆别却把刀深深插进了他的胸膛。“这下我可以死了，”帕姆别完成了复仇的“壮举”以后就心甘情愿地被送上了绞架。一个野蛮人的原始的复仇行为就这样以文明社会用法律手段对他的惩罚作为结束。

在《越过火焰》里，讲的是一对公然无视世俗法规约束的男女的恋爱故事。经常挨丈夫打骂的少妇阿西拉投入了旁遮普土著步兵团的士兵苏凯特·辛格的怀抱。然而她的丈夫很了解用什么方法能使妻子就范，他请求巫师对这个不听话的女人施以法术，使她“象一棵剥了皮的树一样枯萎”。阿西拉相信了这种诅咒，她觉得自己正在枯萎下去。最后这对情人双双自焚于丈夫烧炭人的柴堆上，作为对迫害他们的人的抗议。

《伊姆雷的归来》的故事结构有点象侦探小说。驻印度的英国文职人员伊姆雷失踪了。警官斯垂克兰住进了他留下的房子。他总是感到这幢房子里有个飘忽不定的鬼影在出没，决心调查这件怪事。最后，他在屋顶和天花板之间的顶棚里发现了伊姆雷的尸体。杀死伊姆雷的是他的印度仆人。他四岁的儿子患热病死了。他认为儿子的死是因为主人用“毒眼”看了他。因此，他就把主人杀了。事情败露后，这个仆人宁愿让自己被毒蛇咬死，免得上法庭，因为“我要是死在绞架上，就辱没了家声”。

在吉卜林小说里最阴森恐怖的一篇恐怕要算《野兽的烙印》了。它通过一件神秘的报复事件反映了印度人民对白人殖民者的仇恨：一名喝醉的白人殖民者侮辱了印度猴王神庙里的神像。他因而受到神庙里祭司的惩罚，性格变得象一头凶猛的野兽。他象野兽一样狼吞虎咽地吞吃生肉，在地上爬行，在黑

暗中，他眼里射出磷光，发出凄厉的狼嚎。这个故事是以吉卜林所特有的简洁的白描手法表现的，于阴森中带有令人信服的真实感。故事的结局虽然是，这个殖民者在朋友的帮助下被解除了麻风“祭司”施行的魔法，恢复了理智，然而，故事强烈感人之处在于它表达了印度人民强烈的民族自尊感和他们不甘受辱的决心。同时，作者笔下那个粗野愚昧的殖民者形象写得也十分传神。因而，读者不由自主地感到，他变成野兽是很自然的，他的变化只不过暴露出了他身上原来就具有的兽性的本质。

吉卜林生长在印度，对印度怀着特殊的感情，同时，他也十分熟悉印度生活里种种落后迷信和野蛮的现象。他通过笔下种种使人感到可笑、可怜、可悲的愚昧无知、迷信落后的现象，同时揭示出来的是印度人民身上种种可贵的精神品质：那对为迷信所苦的青年男女，没有向施行“法术”的巫师和残暴的丈夫屈服，而是为了爱情而从容赴死。在那个为了报复一次小小的侮辱而抛弃生活中的一切其他追求的水手身上，在那个为了孩子的死悲伤因而杀死主人的印度仆人身上，也都闪耀着个人尊严的光芒。为了维护个人尊严，他们不惜一切代价，因为他们除此以外，确实可说是别无所有了。他们的悲剧发人深思，使读者不禁要问，是什么造成了他们的愚昧、迷信、落后？是什么使他们陷进了悲惨的命运而自己毫无清醒的认识？因此，吉卜林对印度生活的描写就不能不使人考虑到，造成印度人民苦难的根源，是和殖民制度有密切关系的。

从葡、英、法殖民者开始侵入印度，到印度沦为英国殖民地，共有两百多年的历史。在这段漫长的岁月里，印度人民从来没有停止过反对殖民者的斗争，直到印度获得独立，建立印

度共和国为止。一八五七年，也就是吉卜林出生前八年，印度爆发了一场举世闻名的大起义，这次起义虽然被残酷地镇压下去，却使英国殖民者胆战心惊。在吉卜林的青年时代，印度人民对那次大起义记忆犹新，在吉卜林的作品里也不止一次地提到这次起义和那以后的血腥大屠杀。

吉卜林在政治上持保守立场，他是支持政府的殖民政策的。但是他认为，为了缓和民族矛盾，更好地治理当地人民，殖民地的官员应当是一些“实干家”，他们应该不辞劳苦，体恤民情，能够主动接近当地人民，了解他们的习俗、思想和愿望，并且根据这些实际情况来制订自己工作的方针。他的作品时常出现这样一些“爱民如子”、“体察下情”的贤明的下层白人官员的形象，同时对于从伦敦来的一些指手划脚、夸夸其谈，毫不了解印度情况的自由派政客也作了不少讽刺的描写。

尽管吉卜林有这样一些“良好”的愿望，在他的作品里，却仍然透露出：在白人殖民者和当地人民中间，显然存在着一道鸿沟，他们的关系，根本说不上“融洽无间”。白人老爷们往往有一种心惊肉跳的不祥感，他们象是坐在一座火山顶上，不知什么时候就会被愤怒的火山岩浆吞没。前面提到的《野兽的烙印》里，受到侮辱的印度人民借助超自然的力量，使衰颓神像的白人堕落成了野兽就是一个例证。在另一篇小说《莫鲁比·居科斯骑马奇遇记》里，白人和当地人民之间的鸿沟是通过一个白人工程师的噩梦似的“奇遇”表现出来的。这位工程师偶然陷进了印度北部的一座“死人村”（这篇小说原来的名字就是《死人村》）。这里禁闭着一些被送上火葬架以后又活过来的“活死人”。他们被看作是不祥之物，从此失去了自

由，被送到“死人村”，苟延残喘，过着野兽不如的生活，直到他们真正死去为止。这篇小说不仅使读者看到印度生活里迷信落后的丑恶现象——“死人村”的存在，而且用“死人村”里白人和土著的相互关系发生的惊人变化，引起了读者的思考。工程师在“死人村”里遇见一个老相识，他是一名印度电报员，对白人一向卑躬屈膝，唯唯诺诺。但是当他发现，这位白人老爷已经陷进绝境时，他就不再是那样毕恭毕敬的了。他和同伴公开嘲笑工程师的狼狈相，抢走他身边的财物，分吃了他的马匹。失去了身分和尊严的工程师面对这种“无法无天”的举动，只能惊恐、愤慨而又无可奈何，不得不低声下气地请求电报员教给他在“死人村”里谋求生存的手段。这篇小说反映了印度的白人统治者对不久以前的印度起义的恐怖回忆，揭示了统治者内心的惶惶不安。

吉卜林的著名小说《国王迷》则直接表现了印度人民对于殖民主义野心家的反抗和惩罚。两个英国冒险家深入到印度山区，冒充“天神”，愚弄部落人民。其中一个被拥戴为国王，部落人民向他献上了赤金制成的王冠。这个骗子得意忘形，就想在土著姑娘中找一个“王后”，这下却暴露了他的“凡人”面貌，愤怒的部落人民用残酷的手段惩罚了这两个骗子，砍下其中那个“国王”的头，由他的同伙把这干枯的头颅和那顶金冠带回白人社会，作为野心家悲惨下场的见证。这篇小说被认为是吉卜林的杰作，被称为“小说里最大胆的作品”。

吉卜林的作品里除了描写印度人民的题材外，有相当部分描写了在印度的英国殖民者的生活。印度的白人上流社会是吉卜林讽刺的对象，在这个自成一体的小小“特权”社会里，有殖民地高级官员、殖民军队里的军官，以及他们的妻子。他们生

活空虚无聊，用调情说爱、赌博酗酒来打发光阴。对于印度人民的疾苦，他们既不关心也不想了解。吉卜林用喜剧手法写了几篇反映他们的爱情婚姻生活的作品。《爱神的箭》描写一个丑陋的白人“专员”看上了一位擅长射箭的美貌姑娘，为了向她求婚，特地为她安排了一场射箭比赛。但是姑娘挫败了他的计划，故意箭箭射空，最后和自己的意中人——一个不名一文的穷龙骑兵双双私奔。“专员”准备的奖品——贵重的钻石手鐲却被一个塌鼻子姑娘赢去了。《约尔小姐的马夫》描写的是穷警官斯垂克兰化装成马夫，向心爱的姑娘求爱，终于冲破势利父母的阻力，缔结了良缘的喜剧性故事。这两篇小说都幽默风趣，洋溢着青春的浪漫气息，和吉卜林其他作品中神秘阴森的气氛完全不同。

但是在揭露驻印白人上流社会的丑恶现实时，吉卜林惯用的幽暗诡异手法却起到了出色的烘托作用。《年华虚掷》写一个年轻军官来到印度，在腐化堕落的生活环境里感到幻灭而自杀。吉卜林没有平铺直叙地写他自杀的过程，而把故事重点放在军官的朋友如何发现他的尸体以及如何对他父母隐瞒他的死因上，使读者更强烈地感受到青年军官是在怎样一种绝望的情绪下走向死亡的。在《老相好》里，受丈夫冷遇的妻子盼着再见自己旧日心上人一面，迎来的却是坐在马车里情人的尸体。他因疾病折磨，受不了奔波之苦，已经死于途中。小说里和不幸的妻子那深沉的旧日爱情相对衬的，是马车夫无动于衷地把死者缚在马车座位上继续赶路的细节，通过它透露了社会对这对不幸的情人的冷酷态度。

吉卜林描写得最出色的人物是在印度殖民地为英帝国服务的小职员和士兵。吉卜林对于那些终日辛劳、报酬菲薄的白人

小职员寄予了极深切的同情。他笔下的职员大多是些不足三十岁的年轻人，他们远离故乡，阔别父母和年轻的妻子，来到印度，被派遣到偏僻荒凉的地方从事艰苦的工作。劳累、孤独、酷热和恶性流行病常常使他们心身衰竭、精神崩溃，过早地被夺去了年轻的生命。吉卜林在描写他们的悲惨命运时，往往用浓重的阴郁色彩展现他们身心交瘁的痛苦情景。《通道尽头》就是其中的名篇。小说描写在偏僻的铁路工地上的一名工程师，负担了过重的工作，为了照顾别人，自己得不到休息。最后，他因为劳累过度而产生幻觉，感到在通道尽头有鬼影追逐，终于体力不支，惊骇而死。吉卜林不仅擅长表现驻印度小职员的苦恼，还着意描写了他们在艰苦生活中“相濡以沫”的友爱精神。这使他的作品阴郁的背景上添加了一抹明亮的温暖色调。在《银行骗局》里，一家银行的分行经理为了安慰病危的会计，向他隐瞒了他已被上级解雇的真相，编了许多善意的谎话，使会计在临终前得到了一些安慰。其实这个会计恰好是个偏狭自大的讨人厌的家伙，又是最瞧不起这位经理的人。吉卜林写的这些小人物的故事充满真挚的情感，使我们想起美国作家布勒特·哈特笔下那些心地善良而富于自我牺牲精神的淘金工人、赌徒和流浪汉。

吉卜林笔下的小职员，虽说属于大英帝国统治机器的一个组成部分，然而在白人社会里他们仍处于卑微的位置，他们中大多数是为生活所迫，远渡重洋来寻找谋生机会的贫苦人家子弟。因为他们经历过艰苦生活的煎熬，尝过贫困挨饿的滋味，这就使他们和印度人民之间容易产生同情和理解。吉卜林的一篇动人的小说《没有教会豁免权的情侣》讲述的就是这样一个白人小职员荷尔顿与贫苦的印度姑娘阿米拉之间凄恻哀婉的爱